

文化传统与当下

“执一不失”

【蛇年说蛇】

蛇年杂话

□ 李庆余

我的爱人属蛇，当别人问她是属什么的，她总是回答“属小龙的”。不只是她，还有很多很多属蛇的，都回答属小龙的。将蛇改为小龙，我质疑有些装潢之义，实属去些灰色多些吉祥相。

蛇是人所恐惧的动物。网上曾流传这样一则消息，一名挖掘机施工时，挖到一条长十六七米、金黄色、长着冠子、张大嘴的百年巨蛇，蛇受伤后如一道闪光腾飞而去，司机却吓死在工地。读着这则消息，身上就泛“小米”，要是亲眼目睹，那种惧怕就可想而知了。我第一次见到蛇是上小学的时候，那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一条红花长蛇从草丛中窜出来，昂着头、怒着眼朝我们袭来，吓得我们一边呼喊着“蛇、蛇、蛇”，一边抱头鼠窜，跑出去20多米远。有的吓得脸发黄，有的吓得腿抽筋儿，有的吓得瘫在了地上，幸亏一位爷爷赶来，驱走了花蛇，保护了我们。

人们对蛇的恐惧害怕形成了一种文化。我国俗语中提到“蛇”的，多半没有什么好意思，像“毒如蛇蝎”、“蛇蝎心肠”、“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”、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等，以致民间有“见蛇不打三分罪”之说。古希腊寓言作家伊索，写了一则《农夫和蛇》的寓言，至今广为流传，劝人们不要怜悯蛇，蛇伤人的恶习是不可能改变的。但世人之间也有不怕蛇的。唐代散文家柳宗元在《捕蛇者说》中说的蒋氏，祖孙三代为了用蛇抵交税赋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常年捕捉毒蛇，成为当地交口称赞的捕蛇英雄。还有，在广场上看斗蛇表演，看到表演者时而将长蛇抛出去，拽着尾巴转起圈来；时而把蛇缠在腰上、脖子上；时而抱住蛇的脖子，让其张开大嘴，露出尖利牙齿；时而将蛇放在地上，让其给观众作揖叩头。我想，斗蛇者是大胆的江湖侠客。

其实，蛇的出身是很高贵的。传说中的始祖伏羲女娲夫妇，都是人面蛇身之神。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上，最高层的中央就坐着一个性别难以确定的人面蛇身神。在民间信仰中，蛇有许多神奇的本领，它象征着吉祥。龟与蛇相交在一起的玄武，就是吉祥的“四象”之一。蛇的经济价值很高。蛇肉鲜美，且有滋补治病之功。蛇皮可制作乐器及其他工艺美术品，还能治疗各种皮肤病。蛇胆是著名中药，可制成蛇胆酒和各种成药。蛇酒早已名闻中外，如著名的“三蛇酒”就是以毒蛇眼镜蛇、金环蛇和无毒灰鼠蛇三种蛇制成的，可治疗久患风湿性疾病、面部脚部浮肿、中风、半身不遂等。在民间文艺中，也有美丽的蛇传说。如家喻户晓的《白蛇传》，白娘子与徐仙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，被世世代代所赞美。

行止无愧天地，褒贬自由春秋。蛇只要遵守生存法则，将永远与大自然、与人类演绎和谐相处的故事。



道家透析了“一”与“万”的关系，正所谓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归一。从一到万是发散，使人视野开阔，防止偏执与狭隘，有健动之力；从万到一是收敛，使人主题明确，防止焦虑与浮泛，有沉静之心。

□ 徐宏力

管子曰：“执一不失，能君万物。”意思是，掌握了“一”，就能控制“万”。德国学者黑格尔也说“在绝对中一切是一”（《小逻辑》），与管子的看法近似，只是晚了两千多年。国学中有很多永恒观点与普适命题，时间上超越历史，空间上超越国界。在《周易》中，“一”就是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……

有了“一”，就有了“万”；有了“一”，就有了“一切”。高手入世，算法精到，四两拨千斤，做着不太累，人生超成功。没有比“一”笔画再少的汉字了，也没有比“一”被了解得再少的汉字了。笔画少，写起来容易，顺势被误认为容易理解。

比尔·盖茨只做了一件事，建立了微软，影响了当代人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。孔子只做了一件事，弘扬了儒家，影响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。毛泽东只做了一件事，找到了解放中国的道路，没照搬苏联模式。邓小平只做了一件事，找到了建设中

国的道路，没照搬美国模式。人一辈子干不了多少事儿，越是伟大的人，做的事儿就越少，事儿少就有机会做精、做大。终生做透一件事儿，想不成功都难。

在哈佛大学还没毕业时，比尔·盖茨就触摸到了惊天感觉，他毅然放弃了世界名校牌子，辍学创业。早了，世上没这机会；晚了，他没了这机会。微软两个字都不起眼儿，“微”比小还小，“软”不如“硬”给力。但就因为灵光一现，比尔·盖茨便提前完成了此生任务，刚过50岁就宣布退休了。

普通人也有自己的“一”。工人的一手绝活，农民的两只巧手，士兵的三点一线，学生的四海志向。普通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“一”做到极致，也就不再普通了。伟人最初都是普通人，成了伟人以后依然有普通人的性情，甚至改不掉普通人的毛病。

对于不同的人，“一”可能不同，或许是一项发明，或许是一种精神，或许是一次机遇，或许是一位贵人，或许是一个学说，甚至可能就是一句话。对于

“一”，人们有不同的理解。单一经营的企业家把“一”看作一类产品，多元经营的企业家把“一”看作一条产业链。只要能形成核心竞争力，产生不可替代性，保证认知者的生命质量，“一”就肯定在活跃中。

有些人没有这个“一”，有些人的“一”不适合他，有些人的“一”太多，有些人的“一”总在无序地变化。有些人干脆就没有“一”动力，循着生命安排行走，不是在活着，而是被活着。人生有许多规定动作，但最得分的是自选动作，落地了，也就活成了自己。

“一”不是小写的，而是大写的。人生聚成“一”，把一切收拢其中，放大包容性，这是接口技术，让“一”更丰富。本质上不属我的一切都要舍得，简化自主人生，这是净化技术，让“一”更清醇。

道家透析了“一”与“万”的关系，正所谓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归一。从一到万是发散，使人视野开阔，防止偏执与狭隘，有健动之力；从万到一是收敛，使人主题明确，防止焦虑与浮泛，有沉静之心。把握

健动之力与沉静之心，做人就活络，像台发动机；做事就稳定，像只千斤坠。

进入“一”的“一切”重度不同，急度不同，应该分量用力，分段用心。自己掌控人生，不跟着命运亦步亦趋，走到哪一步都盯住焦点。自觉人生，超越自在人生。

早找到“一”，早主动；晚找到“一”，晚主动；找不到“一”，不主动。追随着谋生目的走了很久，有一天，你可能突然明白了最有价值的“一”是什么，此前的积淀会在这当口喷涌而出，使你成为大器晚成者。末班车也是车，蹭到车里，偷着乐吧。有人一辈子都没搭上便车，只低头拉车，不抬头看路，无可奈何地生，稀里糊涂地死。

人生的“一”是由四个缠绕要素编排出来的：主体的优势与劣势，客体的机会与威胁。四要素坐标定位了你什么时候，在哪些条件下，做什么最有可能成功。倚凭环境，优化自己；借用条件，深化自己。唯一的选择，专一的运作，第一的结果。

架媳妇



婚车到男方村子后，新郎要到新娘的车前拜轿。拜完轿，两个架媳妇的和两个送糖茶的便来到轿车前敬轿。架媳妇的，一般由婶子、大娘或嫂子担任。把新娘架回家，拜堂前先由架媳妇的人用红线在新娘脸上比划几下“开脸”。一拜天地、二拜高堂、夫妻对拜后，新娘新郎就要在大家的阻拦嬉闹下入洞房了。

□ 星袁蒙沂

我和妻子休了一天假，刚到家，母亲就开始跟我们商量，二老爷家二叔的儿子过几天结婚，本来想让母亲去“架媳妇”的。母亲年龄大了，又得看孙子，就想让媳妇替她去。

在我沂蒙山区的老家，架媳妇可不是随便谁想去就能去的。一般得是本家大大娘或大老爷家的大娘去；如果本家是老大，则二老爷家的大娘去；大大娘的大儿媳妇和大老爷家大大娘的大儿媳妇也可以。架媳妇这活都是以血缘亲疏和关系远近论，不是有头有脸的人儿，人家是不请的。妻子以前没干过架媳妇这样的事，起初很为难。母亲鼓励妻子说，这个活儿有些人想干还不让干呢，架媳妇的活儿不难，她都架了二十几个了，一教就会。

在农村老家，婚嫁风俗依然浓厚。结婚前，先要定亲。男方把女方及其家人邀请到男方家，男方家提前准备好彩礼：两身衣服、两双袜子、两双鞋、两块毛巾、两条丝巾、一把干艾秧（谐音“爱”，寓意爱情、恩爱）、两个蒸饼、10个或20个鸡蛋（寓意圆满）、4盒或1条香烟、一些糖块（寓意甜蜜），还有定亲的彩礼钱和改口费。在我们这儿，改口费200元至1000元不等。定亲前，女方叫

男方母亲婶子、大娘或阿姨，定亲之后，女方再见男方父母时，就得正儿八经改口叫爸妈了。

彩礼钱最初是百里挑一、千里挑一，后来是万里挑一、万里挑七（谐音“妻”）。这里的零头“一”和“七”，可以是一元和七元，也可以根据情况是一十、一百、一千、七千元不等。女方家收到彩礼钱后，需要把“一”和“七”留给男方家。不管挑一还是挑七，一和七都是男方家的了。现在，我们这儿又开始流行“两万一千八”（两家一起发，两家指新郎父母家和新娘父母家）和“三万一千八”（三家一起发，三家指新郎父母家、新娘父母家和新郎新娘的新家）。至于彩礼钱，结婚时女方一般都会再带回男方家，当然也可以留给新娘的娘家筹办嫁妆用。

结婚那天，女方送亲和男方迎亲的队伍里，所忌之人需戴青龙帖。村里的石碑、石磨也都得盖上大红纸，压上青龙帖。新郎早晨随车到新娘家，把新娘接到男方家。婚车去男方家的路上，每遇过桥和村口，都要放鞭炮。遇上别的婚车时，新娘要交换或扔下一枚戒指或顶针。婚车到男方村子后，新郎要到新娘的车前拜轿。拜完轿，两个架媳妇的和两个送糖茶的便来到轿车前敬轿。架媳妇的，一般由婶子、大娘或嫂子担任，撒麸子、纸

花和端糖茶的，则是由新娘的两个小姑子担任。所谓“敬轿”，其实就是在轿车前撒一点糖茶。把新娘架回家，拜堂前先由架媳妇的人用红线在新娘脸上比划几下“开脸”。一拜天地、二拜高堂、夫妻对拜后，新娘新郎就要在大家的阻拦嬉闹下入洞房了。这时，不光手忙，嘴也不闲着。晚上天黑后，她们要为新郎新娘点喜烛。点喜烛时，有套话要说道说道。“进屋门，喜盈盈，一对贵人来点灯。伸手点着长明灯，拨灯棒，压灯虎，闺女小子二十五。多了俺不嫌，少了得给俺补。”点燃蜡烛后，还得补一句：“火柴棒，长又长，过年生个状元郎。”

在新郎家等到晚上“闹洞房”的亲朋，晚上喝喜酒前，架媳妇的两个人还要到洞房内给新郎新娘“浇床头”。她们边浇酒边有说话。“浇，浇床头，浇，浇床脚，两口子一辈子不吵嘴；浇，浇门挂，两口子不嘻（嘻是方言，意为笑）不说话；浇，浇门槛，多在家里少在外；浇，浇门后，两口子闹不够（嬉闹，永不厌倦）。”

婚嫁习俗是老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。像大多数从农村走出的兄弟姊妹一样，我在农村长大，又回农村结的婚，因长期在外生活，对这些传统习俗却知之甚少，时时如听趣闻。

这些世代沿袭的传统，在流传过程中，不会一成不变下去。母亲讲的这些习俗，我以前经历过，却从没关心过，一点都不懂。这次一一记录下来，免得时间久了遗忘，以致到时不知如何教授后代子孙。